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 中島敦

作品选

注译：  
张敏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  
外教社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 中島敦

作品选

注译：张敏生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UBLISHERS  
W  
外教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岛敦作品选:日汉对照/张敏生注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2090-1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日语—汉语—对照读物②文学—作品综合集—日本—现代 IV. ①H36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54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应 允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19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090-1 / I · 0168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导读

### 夏花秋叶问生死——中岛敦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在《飞鸟集》中写下的著名诗句。也许这句诗句也可以用来描摹日本昭和初期的小说家中岛敦（一九〇九—一九四二）的生涯及其作品。中岛敦英年早逝，只匆匆度过了三十三载春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间更是如同夏蝉秋唱一般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就是在如此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仍写下了一批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名作。可以说，中岛敦是一颗掠过二战阴云笼罩之下黯淡失色的日本文坛的美丽彗星，他以「夏花之绚烂」和「秋叶之静美」留下了关于「自我」与「存在」的动人寻问。

中岛敦出生于汉学世家，他的家族中一共出现了四位造诣颇深的汉学家。其中，中岛敦的祖父中岛抚山是森鸥外的《伊泽阑轩》和《北条霞亭》等小说中登场亮相的龟田鹏斋的孙子辈弟子，著有《演孔堂诗文》、《性说疏义》等，并曾写过龟田鹏斋的传记，也开设过汉学私塾「灵魂教舍」。中岛敦的父亲中岛田人是旧制中学的汉文教师。伯父中岛端（号斗南）继承了祖父的汉学私塾，跟中国清代大儒罗振玉交往甚密。他对中岛敦的影响是深刻而又多方面的，也成为日后中岛敦的小说《斗南先生》的原型。由于父祖相传，自小耳濡目染，加之天资过人，勤勉好学，因此，中岛敦造就了很高的汉学修养，对汉籍古典可谓了如指掌。除此之外，中岛

敦还十分熟悉欧美的古典主义文学及现代主义，同时也博览和书，具有深厚独到的日语表现能力。如此和汉洋三才兼备为中岛敦的创作道路铺下了坚固的基石，特别是汉学古典，更是成为他挖掘题材、借古话今的巨大宝库。

—

中岛敦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首先是取材于身边的故事，例如《斗南先生》、《狼疾记》、《北方行》等。第二类是以某一历史时期的故事传说为蓝本创作的小说，例如《古谭》四篇（《山月记》、《文字祸》、《狐惑》和《木乃伊》）以及《我的西游记》（《悟净出世》和《悟净欢异》）、《名人传》、《幸福》等。其中，《山月记》和《文字祸》是中岛敦的处女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发表在《文学界》上，当时两篇作品合在一起，题目起作《古谭》。作品发表伊始，便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至今，《山月记》仍是中岛敦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并被选入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第三类作品取材于历史典籍，相对来说比较忠实于历史记载，可以看做是「翻案历史小说」。这类小说主要有《古俗》二篇（《盈虚》和《牛人》）、《李陵》、《弟子》和《光与风与梦》等。其中《光与风与梦》曾是入围第十五届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从以上中岛敦的作品群不难看出，他擅长于从外国典籍，尤其是汉典中寻找题材，捕捉灵感，并以生花妙笔加以「翻案」创作，从而使古典故事有如古魂托莲重生一般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传达出新时代人们寻问求索的灵动妙音。由于这种创作方式与大正时期的文豪芥川龙之介颇为相似，因此也有评论家把中岛敦称为昭和时代的「小芥川」。根据取材来源的不同，中岛敦的作品也随之体现出不同的文体风

格。取材于汉典的作品大多采用汉文体，格调高雅，而取材于日常生活或者欧洲题材的作品则行文轻逸柔美，在字里行间还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幽默诙谐。

## 二

基于取材的原因，有部分专家学者曾指出中岛敦的作品有过分倚重汉典原文的倾向，自创性稍显不足。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岛敦的作品在尊重原典素材，展现历史事件和人物 的同时，并没有拘泥于原典记述，刻意营造历史真实性，沦为「为史而史」。恰恰与此相反，中岛敦的作品是「以我为主」，根据创作目的和需要对情节、人物和主题等方面进行了恰到好处、匠心独运的改动，从而使原作旧貌换新颜，尽得画龙点睛之精妙。诚如日本学者重松泰雄和桑原武夫所述，「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是作家的创作意欲通过历史人物的具体实现」。因此，中岛敦的大多数作品虽取自于典，却又迥异于典，是作者本人创作意欲和艺术意图的集中体现。这一点在中岛敦的作品主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相关的作家作品论研究指出，中岛敦在他的作品当中表现出的是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关于「自我存在」与「命运」、「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中岛敦笔下的大多数人物从表面上看是古人先祖在远古古昔的彼时彼处痛苦挣扎，实则是作者自己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当处苦闷呐喊，以古说今，以他言己。那么，为何中岛敦执意刻画「自我的存在」这个主题呢？这恐怕与他人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三个不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III 导读

首先，中岛敦所经历的第一个不安是「生命存在的不安」。中岛敦自小生活便不幸多舛而

又动荡不安。连同生母在内，中岛敦先后有过三个母亲。不足一岁的时候，中岛敦的父母就离异了，他也因此被送到父亲的家乡埼玉县由祖父收养。中岛敦后来说：「我连亲生母亲的样子都不知道。」两岁的时候，祖父去世，直到上小学时他才得以重新回到父亲身边生活。但即便如此，由于父亲经常调动工作，孩提时代的中岛敦也不得不经常跟随父亲频繁地搬家，从而也导致他几乎没有固定的朋友。他的父亲田人后来又娶了两个妻子，但中岛敦和她们的关系却都有欠融洽。五岁时中岛敦迎来了第二个母亲，在他十四岁时生下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后去世；次年，第三任母亲来到了中岛家，在他二十七岁的时候也撒手人寰。这期间，他还先后失去了三个弟弟妹妹以及最敬爱的伯父斗南先生（中岛端）。在中岛二十八岁的时候，大女儿正子去世，但不幸的是三天之后便夭折了。除了经受家庭动荡、亲人死亡之外，中岛敦还一直忍受着病患之苦。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得了胸膜炎，治愈后又罹患哮喘，而且病情逐年恶化。直至辞世，中岛敦一直饱受病魔的摧残。一方面是病魔缠身，苦不堪言；另一方面是生活动荡，加之屡屡无奈目睹亲人去世，经历生离死别的揪心长痛。死亡和疾病这两者就像黑色幽灵一般给中岛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潜移默化中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不禁思考生命是何其脆弱渺小，命运是何其捉摸不定，冥冥之中左右生命的力量又是何其神秘莫测，自我的存在与命运、时代、社会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多舛的命运驱使中岛敦如此连连思索，进而又求之于典，诉之于笔。于是，李征、李陵、苏武、司马迁、子路、悟净和斯蒂文森等一系列人物便如同聆听到了故知心曲的凄凄邀约一般，从遥远古昔、异国他乡纷至沓来，浮现在了东洋扶桑中岛敦的冥思苦笔之下，从他们的身上都可以清晰地看

到中岛敦苦苦思索的深沉印记和自我投射的悲剧色彩。

其次，中岛敦对艺术生命也心生不安，对艺术既倾心追求，同时又抱持质疑。中岛敦的艺术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在他短短的三十三年人生中，真正涉足文坛，并开始为世人所知还是在他辞世之前的最后一年。应该说，虽然中岛敦真正的作家生涯十分短暂，但实际上他的创作生涯并不算短。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创作。在就读于第一高中的时候，他在校刊《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下田之女》。随后，他在同一杂志上又发表了《有的生活》、《吵架》等作品。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日本文学系，并逐渐为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所吸引而沉迷其中。尽管这一时期中岛也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但是比起读书，他更热衷于美术、音乐、旅行、登山、麻将、园艺等，故创作被暂时搁置一旁。然而，大学毕业后，在现实生活面前，他的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相继宣告破产。大学时代的生活既使中岛敦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人生经历，给他带来快乐，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迷惘和痛苦。可以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思想变动期。在《狼疾记》中，他便细致地刻画了此间的心路历程。一九四二年，也就是中岛敦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亦师亦友的深田久弥的推荐下，于日本权威的文学杂志《文学界》二月号上以《古谭》为合称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山月记》和《文字祸》。至此，中岛敦才正式登上了日本文坛。其后他又在《文学界》五月号上发表了力作《光与风与梦》。

得益于家学熏陶，中岛敦自小就对文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并显露出了文学创作的天赋与才华，他本人也向往着成为一名作家。然而，中岛为何迟迟未登上日本文坛呢？这与他内向孤高的性格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中岛敦残留的书迹中有这样的字句：「藝



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由此可见他矢志不渝想成为作家。然而，中岛在交友问题上却存有洁癖，一直疏于交际，远离文坛，一生好友寥寥无几。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冰上英广在《回忆中岛敦》中写道：「他（中岛）的性格虽然绝对算不上忧郁，但也可能是由于环境影响的原因，或者是本身善于思考的性格的缘故，他有孤独的一面，这使得他不能与他人相处。」另外，中岛敦创作完毕的作品只是交给深田久弥阅读。有研究者认为，其实中岛在潜意识中很渴望外界的帮助，因为成为作家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肯定，但他强烈的自尊心和对自己才华的怀疑使得他犹豫不决，于是只有转而选择消极的「求救」。一九四一年去南洋赴任之前，中岛在把自己共一五〇余页的作品交给好友钉本久春时说：「这是我写的一些东西，看完后就烧掉吧。」包括《山月记》也是他在此次赴任前交给深田久弥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深田的推荐，《山月记》也许就不会为世人所知了。

除了性格内向的缘故之外，在中岛敦生活的年代，日本正笼罩在二战的阴云雾之中，这也是他迟迟未能登上文坛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岛敦呕心沥血潜心创作的时候，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横行恣肆的时代。军国主义对外发动疯狂的侵略扩张，对内则镇压民主，进行严酷的思想文化管制。在这种非常时期，文坛尽显萧条。原有的作家或搁笔不作，或只停留于叙写个人的日常点滴，有的则转而加入「笔部队」等，成为帝国主义鼓吹侵略、宣扬战争的「雇佣军」。由于中岛敦对战争不抱有好感，不愿随波逐流成为为战争正名的「御用文人」，而他创作的作品题材又多有涉及中国及天子人臣等敏感话题，所以就当时的时势而言，他难以登上文坛，作品难以发表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性格上的内向孤高，战争年代的黑暗现实，加之孱弱的身

体，这些都使壮志未酬的中岛敦对自己的文学之路心生犹疑，惴惴不安。这种不安促使中岛对自己的存在与时代、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苦思冥想。

中岛敦的第三个不安来自于创作与家庭生计之间的矛盾。一九三三年，中岛大学毕业，考上了东京大学文学系的研究室，研究森鸥外，同时课余在私立横滨女子高中任教。一年后，中岛因无法顾及学业、创作以及家庭生计的重负而退学。一九四一年，中岛因为哮喘病情加重无法工作，辞去了横滨女子高中的教职。同年，为了治好哮喘，也为了家庭生计，他前往帕劳南洋厅内务部地方科当国语编写书记。但一年后他就从帕劳回国了。在帕劳期间，他的内心越发郁闷，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帕劳每天都要下雨，地从来不干。所以对哮喘一点儿都不好……我想回到东京，在上野图书馆工作。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完成我的工作。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想法。」「官吏生活，实在让我讨厌得不得了。」中岛尽管想潜心写作，但是为了家庭生计他不得不同时兼顾工作，甚至做自己不喜欢的官吏工作。创作与家庭生计之间的矛盾给他带来了痛苦和不安，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塑造的《山月记》主人公李征的形象之中。

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上中岛人生中的三个不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在作品中着力探讨「自我的存在」与「命运」和「社会」的问题了。下面将就本书选录的中岛的几部代表作逐一作一简单的介绍分析。

### 三

《山月记》写于一九四一年四五月之间，是中岛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取材于中国

唐代《太平广记》、《唐代丛书》等收录的传奇《人虎传》，原作作者是李景亮。小说情节比较简单。主人公李征少年得志、才名远播，虽身在官位却志在以诗立身。由于对官场的庸俗险恶深恶痛绝，愤而辞官归田，以赋诗为生。后来迫于贫困，为养家糊口不得已再入官场。结果却在某天晚上因焦躁难耐，狂奔于山间小道，骤然变成一只猛虎。可是他外观上虽然是虎，内心却依然保持着人类的意识。这样，他既不能完全变成虎，而同时人之特性又不消失，于是在生存状态上陷入了非人非兽的两难境地。翌年，李征的好友袁修在出使途中偶遇已经化为「人虎」的李征。李征向他讲述了自己执着于功名却未能成功，以致莫名变成猛虎的经历。同时他还倾诉了亦人亦虎时的无边苦恼：「以自己作为人的观念来看待自己作为虎的残虐行为，并回首反观自己命运的时候，那时是最委屈的、可怕的、令人愤怒的。如果自己作为人的意识彻底消失的话，也许还会有得到幸福的可能。但唯其如此，自己作为人的意识才觉得那是最可怕的。」尽管已经化虎非人，但他依然对成为诗人的梦想眷恋不已，并要求好友将他的诗作抄录下来传给世人。然后他又委托了自己妻子的后事，随后恸哭不止。最后显现虎身，对夜空中的残月咆哮两三声便消失在草丛中。

中岛敦在保留了原著的主要情节和人物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安排情节主次，以及删改细节、增加心理描写等手法，使《人虎传》脱胎换骨，成为作者借古论今、自我审视的作品。相关作品研究指出，《山月记》摒弃了原著对李征具有治世之才却又仕途失意的强调，转而着墨于他自恃诗才却又孤僻清高、怀才不遇的心理和境遇。同时，又以自己的理解重新演绎了人变厉虎的原因，由原来的杀人放火招致天谴转而归结于人性，用小说的原文来说就是「过剩的自

尊心和巨大的羞耻心”。如此一来，中岛淡化了原著的传奇色彩和因果报应的道德教化功能，使读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人性的弱点，进而体味近代自我的觉醒和畸形膨胀的痛苦。《山月记》也借此获得了文学的近代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联系前文提到的中岛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对于艺术生命的不安，尤其是他虽然勉力创作，却又几乎不交文友，不入文坛的秉性，便不难在主人公李征的身上觅得中岛本人自我投射的影子。如果说「人虎」的两声咆哮是李征对悔之晚矣的哀惜长叹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书写这两声虎啸的中岛却庆幸地得以警醒，开始了悉自我。

中篇小说《李陵》是中岛敦的遗作。这部历史小说取材于中国的《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岛生前曾给小说起名为《李陵·司马迁》，后又改名为《漠北悲歌》。据说这篇遗稿是在中岛的葬礼当天由他的家人转交给深田久弥的。深田最后给作品定名为《李陵》，并推荐发表在九九四三年七月号的《文学界》上。

《李陵》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交代了李陵孤军入敌兵败被俘的始末。第二部分写了李陵投降匈奴之后的心理活动和行动。第三部分则主要把李陵和苏武进行了对比。中岛在《李陵》中成功地塑造了李陵、司马迁和苏武三个人物，通过描述这三个人物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从而使这三个人物的命运和人生互为参照，共同奏响了一曲冥冥之中的命运悲歌。相关作品研究认为：作品中的司马迁代表了一种理智主义精神，决心完成修史大业的事业理想激励他选择了忍辱负重，顽强地生存下去；苏武则是一个彻底的行动主义者，至死不渝的理想追求和对汉朝的赤胆忠心使他虽深陷囹圄但仍坚守节

操；而李陵则是一个悲剧人物，在思想和行动之间游移不定。透过这三个人物，我们看到的是隐藏在他们背后的、超越个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命运真相。日本著名评论家荒正人在《中岛敦论》中指出：「在我们面前只有李陵、苏武和司马迁选择的三条路。作者指的是哪一条路呢？是指李陵的路，也是指司马迁的路，同时对苏武的路也有同感。但是，作者的动机并非是把三条路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探讨，而是旨在有意图地通过历史上有名人物的人生旅程这面镜子，折射出人类永远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因此，作品的重点虽然在李陵身上，但这只是为了结构上的方便。同时展示三位人物选择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才是作品的真正主题。」

中篇小说《弟子》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中央公论》上，其时，中岛敦已去世两个月。小说起始部分取材于《史记》、《孔子家语》和《说苑》等，结尾部分则主要参考了《春秋左氏传》、《史记》中的《仲尼弟子列传》的素材。小说以子路师从孔子之后的人生经历为经，以子路与孔子之间的师徒感情为纬，讲述了子路跟随孔子研习儒学，周游列国，做官为政，最后在卫国为了保卫孔俚结缨而死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中岛根据创作意图对原典素材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包括重新设置时间和次要人物，增加大量的心理描写、补写必要细节、舍弃重复素材等。经过中岛敦别出心裁的艺术处理，小说中的子路形象摆脱了单薄的平面，显得立体可感。只要品读小说便不难发现子路那既刚勇粗野，又天真烂漫、爱打抱不平的民间游侠性格，与他作为「孔门十哲」之一所代表的文质合一、礼情合一的儒家君子气质成为了支撑人物形象的两根基础支柱。另外，中岛还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子路对孔子由疑惑不解到恭敬诚服，直至相知相惜的复杂矛盾的心理变化，从而使一个比中国原典艺术形象更加具体饱满的子路形象跃然

纸上，收到了整体的文学效果。在中岛的笔下，子路孜孜不倦地追求理念上的至境，深思躬行，是精神上的至人，也是行动上的至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东方文化的强韧精神。

《名人传》发表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号的《文库》。小说的原型取自中国的《列子》和《蒙求》中的《纪昌贯蚤》，但同时又灵活地引用或借用了《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的典故进行润色。另外，中岛敦还大胆地运用了电影的叠印、特写以及蒙太奇等手法，同时恰到好处地穿插人物的心理描写，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使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在小说中，主人公纪昌立志要成为天下第一的射箭高手，于是他拜飞卫为师，苦练眼力、定力等基本功。一番艰苦磨砺之后，他终于练就了与飞卫不相上下的百步穿杨的射技。为了独步天下，纪昌萌生了谋杀飞卫之心。某日他们相遇于野，两人对射，箭箭相触坠地。飞卫之矢先穷，纪昌又向飞卫射去一箭，飞卫折棘相迎，不差分毫。此时，纪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顿生悔恨，而飞卫则安然脱险，不计前嫌。师徒两人惺惺相惜，相拥而泣。之后，飞卫让纪昌前去拜甘蝇为师。甘蝇是名副其实的至人。在甘蝇的悉心点拨之下，历经重重磨难之后，纪昌的技艺和思想都达到了「不射之射」的超凡至境。中岛把这种已经进入「不射之射」、「他我一如」的专一境界的人作为名人来描写，表现出了东方老庄玄学的枯淡虚静的化境及其无穷奥妙。这种境界既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自我，是「有无相生」、「无中万般有」的至境，它也折射出作者本人在苦思求索「自我的存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对「自我」的克服与超越。

《悟净出世》被认为是中岛未完成的小说系列《我的西游记》中的一篇。一九四二年七月，今日问题社将其与《悟净欢异》一并收录在《南岛谭》中并首次出版。该小说取材于中国四大

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以沙悟净为角色，并融入了中岛本人大量的想象和虚构。在小说中，沙悟净因为身体和精神未能圆融如一，所以总是禁不住追索自己的前世今生，苦思自我存在的根据。他几乎遍访了流沙河中的妖怪大家，但依然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沙悟净得到观音大师点化，才明白万物皆天成，自己应该放弃对自我存在的追问，不问为何，活在当下。结合中岛敦人生的「三个不安」来看，小说中的沙悟净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的化身：沙悟净的烦恼不安是中岛的内心煎熬，他的苦思追问是中岛的内省郁思，他的恍然大悟也是中岛的谛念圆成。

长篇小说《光与风与梦》以苏格兰著名的新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书信作为取材来源，以日记体的形式描写了斯蒂文森举家移居南太平洋萨摩亚后直至辞世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这部小说文笔优美，亦庄亦谐，充满了异国情调。其中，尤以景物描写最为精彩，既让人领略到了萨摩亚美丽如画的四时风光，又巧妙地渲染烘托出了主人公彼时内心的潜流暗涌。如果联想到中岛也有过短暂的南岛生活体验以及斯蒂文森也是顽疾缠身的话，就不难看出中岛笔下的斯蒂文森的身上同样叠印着作者本人的影子。这部小说原来的题目是《讲故事者之死》，只是后来在出版之际应出版方的要求才改为《光与风与梦》。小说原来的题目隐隐透露出的是中岛对死亡的不祥预感，所以他在真正踏足文坛之后，也就是在他生命最后短短的八个月的时光中，迸发出了惊人的创作能量，写出了他一生之中最为人称道的几篇代表作。

综合来看本书中所选录的中岛的几部作品——《山月记》、《李陵》、《弟子》、《名人传》、《悟净出世》和《光与风与梦》，便不难发现它们如同花瓣抱心而生一般，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意义格式塔」，处于圆心之中的便是中岛一生苦思冥想、上下求索的问题：我之为我的「自我的存在」与超凡冥隐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而中岛作品涉及的其他问题，诸如自大郁志、情义相克；又如去我入无、问生悟死等则都由这个圆心发散而开。今天，阅读中岛的这几篇代表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玩味作者的创作技法，同时也能进一步理解日本历史小说与中国古典之间的渊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日本文学。中岛的小说文辞优美，内容深刻幽远，对于读者来说，既能学习到优美的日语，提高日语水平，又能借以思索人生，熏陶情操。

夏花秋叶问生死，这是中岛的人生，也是他笔下的人生。或许，也是我们今天需要为之自量思忖的人生。



# 序

日本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世界文化花园中的瑰丽奇葩，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到当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源远流长，群星灿烂的日本文学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日本文学，我们可以学人生、习教养、长知识、阔眼界。在思想意识、人生理想、处世方法、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曾经影响过几代人，今后，还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影响年轻的一代。在世界加快走向全球化、各国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读者通过日本文学这扇窗，更多地了解日本文化，借鉴邻国的经验与精华，实在很有必要。如同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一样，外国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问，它可以陶冶情趣，提高素养，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人的洞察力、推理力、判断力和思辨分析能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日本文学连同世界各国的文学在广泛涉猎、表达悟识和再现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一处蕴含丰富的精神矿藏，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开发。

正因为如此，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把日本文学课定为主干课程，要求日语专业的本科生通过学习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和气质，同时希望学生能初步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教育部即将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规范》中也规定必须开设日本文学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这套《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挑选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有岛武